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7

T 3150/0332.83

應州儒學科貢題名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渭南人

僕膺命守應之明年以學頹而復之適畿南霍君真以
訓導署學事撮其學之人才鼻我皇明有天下來科自
王禮等貢自張瑄等品題其名欲勒於石以爲學之士
勸亦以勵將來而風百世下使之聞之知所感發興起
以繩百世之上之人之材表郡土之風俗見山川之秀
麗盛舉也率弟子員來請記僕本終南人誤蒙甄拔守
茲土蚤霍之請事雖微有俾教方時雖近有關世紀義
不容辭乃爲言以記之曰名者天地閒之媿器造物者

深忌之得之者必神有以會山嶽氣有以合貞元材質
之良德性之醇不則僕不知其所以然以是孔子有沒
世不稱名之疾孟子發五百年名世之譽由是論之名
其善之謂歟名不由科無以見閎博碩大之才不由貢
無以見鄭重老成之意楊龜山謂科目未必得人豪傑
之士由此而進使百世之下入斯學讀斯石某名而爲
卿相其輔毗天子爲何如某名而爲藩臬某名而爲牧
伯其承流宣化爲何如某也廉某也忠某也惠某也貪
某也酷某也罷必各有所藻鑑其高下差等豈能逃乎

人之耳目哉然名非獨名也蓋可欽可慕可怒可外者
係之矣若斯霍之舉豈小補云乎哉特揭諸石以詔方
來後凡有名者彷彿諸前題

應州建學宮二坊暨射圃記

明闕名州人

粵惟吾應碩輔鉅卿今昔輝映國家建學儲士卓有成
效往昔守應諸君歷皆海內名雋靡不知崇先師惠後
學爲急務故凡殿廡堂舍傾則起之敝則新之亦庶幾
哉美矣惟學宮外址僻在城隅蕩然一曠區任牧汲者
往來踐踏規度似少尊嚴觀瞻未雅邇來甲第雖稱不
乏視昔若弗逮焉論者多委咎於茲萬歷庚辰冬薊門
陳君胤來守是郡首卽議修時誥於力而有待壬午秋
督學徐公慨禮射廢而士無全才爰命有司置射圃倣

古建序習射之規陳君遂祇承其意而推廣之立一圃於堂東之隙題其亭曰觀德建兩坊於鬢門之側標其宮曰大成宮以外繪壁以相映設垣以相環而又濬乎池廣乎植依稀乎杏壇鳶魚之景趣宮以內悉舉而飭之森然煥然復加厥昔吁都哉聖道千載一新之盛也庠博士高公彥臣李公充道僉謀勒石以紀厥績既而高公以遷官去張公進中繼徵余爲紀余曰諸君子知多陳君之績矣抑知所以成其績者乎蓋修學有司事也修己士人事也士知修己始於有司修學之心爲無

負如之何而可以言修己哉其必見坊則曰入室者學之宿也可徒外望己乎過圃則曰正己者學之的也可徒揖讓己乎對壁垣則曰屏翰者學之用也可徒面牆己乎臨所濬而思以浴吾德觀所植而思以樹吾德入門而觀殿廡思與聖賢爲徒升堂而聯師儒思以德業相砥礪允若茲則修己之道矣他日出而爲朝廷用也大之廟堂以康四海次之藩臬以綏一方小之而澤乎一郡一邑巍巍勲業比隆前哲悉於陳君之修學啓之厥績不益偉且烈哉不然是修也徒侈一時之觀望焉

爾負陳君之盛舉多士有餘媿矣余僭立言固將紀陳君之績垂諸有永敢因以明體適用之學為吾應士望是為記

應州新修鐘樓記

明山西
參政 士一盛 韓城人

應州之域左襟太行右帶桑乾堯典曰朔方禹貢曰冀州今雲中之勝地省內之名郡也軍民參伍邊疆咫尺非素有才名者可勝其任耶吾關中薛君敬之顯思以貢士來知郡事歷三載餘每斲菜自如戴星不倦吾至其地矣吾見其政矣及別河梁之後則遣芹泮弟子員劉汝楫合澄輩以書謁曰州自國初以來無鐘鳴晨夕者寄西佛宮寺久之以故器擲諸隙地敬之慮上下無警以小鐘易之考鑄記肇自大金明昌二年治斤重數

于宜懸之佳處乃伐木搏埴舩樓治東過街三十步有奇週圍十丈高六十尺正當城之中巍乎煥乎爲州之望先是少叅徐公適按冀北寓是郡數月播民和而咸勸之鳩工於成化丙午落成於戊申之秋處置自公民不告勞願徵文以紀其事予惟致治莫先於正時正時莫要於鳴鐘蓋鐘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不以時民罔知敘顯思之舉闕典觀視之美云乎哉方其日之未出時向晨矣雞乃鳴矣則擊鐘以警之而趨其事及其日之既入時向夕矣犬乃吠矣則擊鐘以省之而息其體凡

東之作南之訛西之成朔之易士之學農之耕工之器商之貨與夫三事六府之修綱紀文章之布不先時而有爲不後時而不爲郡屬之政賴有裨益在乎人之作爲者何如記謂小叩之則小鳴大叩之則大鳴今鳴之一郡鳴之屬邑特小叩之而已其益殫厥力而大叩之俾聲名洋溢鳴聞於千里之遠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枳棘非鸞鳳所棲蛟龍豈池中之物乎予因作記而述之如此并繫以詩曰惟應有州一麾出遊食君之食憂民之憂地近邊陲居雜戎伍娛以琴鶴馭以銅虎汲

汲身心展盡才思當務之急除害興利慮不知節浮屠
易鐘建樓治左倏爾成工瞻彼斯樓東西孔道形勝峩
峩聳出穹昊非日觀美在正厥時以敷政教晨昏定之
保障藩籬振作是賴紀績於石永示警戒五馬驂前再
留一年著祖述鞭動九重天

重修北極真武廟記

明兵部主事 霍希夔 州人

元帝廟建於天下雄於武當盛於北方蓋取其威武掃
蕩之意所以鞏皇圖而衛萬姓也應城北面我明天順
開建立是廟既而歷年滋久棟垣漸圯丹堊漫滅且宇
址卑小達者遊於是慮罔不興董修之志嘉靖丙辰歲
都憲揚公來撫雲中修諸郡邑而應郡適當諸郡之衝
特委指揮魏君宏會同郡守徐君衡守備高君良臣營
工於斯經作將興卽有事於廟周覽徘徊顧咸慨然曰廟
宇不飭何以妥神靈敵臺不增何以保黎庶營工之責

孰有大於是者於焉謀及鄉士相與贊成役及迺僚令
其分治由是官鳩乎役民施乎財工聚乎肆不期月而
臺趾告成不數月而殿宇完美正殿高增三閒所以廣
規制也廊房新建六閒所以輔偉觀也其傍則羽以茶
房四閒所以藏秀麗也其前則添以鐘鼓樓二座所以
備焚祝也其他門樓三座牌坊二架與夫階級之堅牆
垣之固無非所以壯輪奐而昭采蔚也止處雲煙金光
輝耀誠一方之勝槩也士人僉悅曰美哉雄哉厥功偉
哉予則以爲召伯營廟尹氏稱之魯侯作泮詩人頌之
今誦其言而味其意非直爲觀美也以其有裨於世也
以其有益於民也矧吾應恆嶽峙壁桑乾漾潮龍首岐
疑於東北鴈門峩峩於西南平川廣野在昔漢唐號稱
用武之地向來浩闊未嘗屢爲民患誠宜早有所備以
防其未然者惟茲廟宇之增敵臺之築則神有所倚以
爲安城有所恃以爲威民有所賴以爲固矣是以年歲
獲豐登之慶而民皆安堵無虞揆厥所由僉曰諸公營
工之力也諸公不有而歸之都憲都憲曰不然而歸之
神明至於神不可得而知也傳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天道人心同條共貫也審矣明則有人而謂幽不有賴於神之妙運參贊者是誣也此則修斯廟之意也是為記

應州題名碑記

明山東副使 李翰臣 大同人

夫古者建官司職官必有廡題名必有記所以甄別淑慝激揚先後非虛設也應州為古代朔雲應關外數州之地附郡雲中接壤沙碛邇來戶口漸以繁行政務殷劇往歲陝右徽州郭君分符來主是州今四載矣州事大治遠近俱稱賢守上下胥說神人以和四境寂然燁烟久息蓋自渭南薛州牧以來文章政事僅兩見也一日以書請余謂應自州治以來題名缺記敢請大筆以紀歲月余惟古人有事必書如燕然碑勒鴈塔名題皆

所以紀一時之盛為百世偉觀矧一州百凡民物關係
 題名豈可無記耶書曰建官惟賢又曰官不備惟其人
 應州自國初以來為牧者若干人始於陳君迄於郭君
 歲月有久暫政事有臧否宦况既殊顯蹟頓異存於里
 閭鄉評之口輿情允協後之人必將有指議而稱道之
 者余於此復何贅哉公命為記不敢辭謹述其大畧如
 左

重修關帝廟碑記

國朝左光圖州人

余嘗遊洛中有关帝塚居洛水之南祠宇巍峩壁垣高
 廣不勝仰止欽崇之意乃漢唐迄今之故址也凡海內
 之祠宇不知其幾千區即廟貌之嚴百倍於此非若塚
 之為棲靈地也雖然帝以漢室之良英靈萬禋慧眼普
 照乎寰區神馭日周於九域寧擇地而降臨哉凡以人
 心一念尊親神即昭格焉耳攷郡乘應城之內外建祠
 有三而南門甕城內其一區也想改城後實始基之厥
 後重修者不知其凡幾猶及見明之萬歷州尊徐公恢

大之高其殿庶大其門坊建樂樓於南棲行宮於北旣
云盛矣亦有年矣終是坐向殊方威靈不肅兼之日往
月來塵侵漫漶凡簷楹甃砌之閒日就頽敝多矣以故
傾圮者無復覩昔日之莊嚴而陳祀者因而動目前之
感慨延至甲申則鼎革之順治初年也乙酉歲鄉耆高
如蕩等慨然有修葺之思恐時丁多事或功墮於浩繁
或力阻於勸助不無半途之慮未幾量日庀才鳩工集
事半取給於舊植而緣輸湧至啓大門築臺基移樂樓
於甕城門外與正殿對不一載而丹堊金剝靡不撤而
新之規模弘敞視疇昔什倍之矣母亦妥神祇永百世
者實式憑之無何戊子己丑之冬春閒鎮城造釁人心
洶洶重門嚴扃其無人忽於雪夜中著有馬跡州人
異之果而渾朔屠城應得無恙奇哉余獨以爲帝之何
私於人也凡我州人覩茲靈異其當修省以迓帝眷者
何如其當惕厲以答天庥者何如語曰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旨哉言乎則帝之赫赫降靈者又在氣數亨屯之
外也茲當落成勒石之日雖序其營修之功德而不能
不傳其明威之靈佑也因並及之

應州儒學重修碑記

國朝大同府推官沈會霖湖廣人

蓋嘗讀復旦之歌矣古聖王光演大業莫不闡弘道與
 詩書之氣蒸於日月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禹貢
 紀物產不紀人材人材者由乎上之教也良有司亦既
 握一符分縣官井牧而講席寄嘆於鹿場神龜不集於
 萍沼將無刺彼城闕哉今天子誕敷文命溥海內外
 胥奉文教先是已勅大宗伯祀修闕里下觀而化殆其
 身之矣昌黎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則夫興學勸士誠
 司牧事也應固古金城地龍茹諸峯孤岫插天際而桑

乾一帶水更環繞東注自榮國兌齋以後代不乏奇人
焉卽戊子之變嬰城向義獨異諸州所謂鄒魯絃誦非
耶歲甲午予乘傳過應入其疆穀人足於晝絲人足於
夜香澤足於賓蜡盼蠻暨伏墀拜廡下又復塗圻丹堊
犁然具備嗟乎秦火之餘魯壁鞠茂草矣誰司是而輪
奐至此諸士藉藉曰我張侯力也侯之蒞茲土也上質
不飾恕克周物以康以穀登於黃老採風者至比之渤
海云甫下車卽周視泮水趾趾瓦礫中泫然者久之爰
出清俸百餘金庀材授廩嘉與更新始以十一年四月
凡五閱月報竣菁菁者樂芹藻而響龍光一日敢忘君
哉倚歟鼓篋遜業敦學備矣高山景行鳴琴在室宜君
之夙夜而永終譽也乙未春余再渡桑乾集多士課制
舉藐瞻宮牆之肅穆慶文章之在茲博士王君道久進
曰請記之以誌不朽余惟大戴氏有言廣土居民然後
興學而魯侯泮宮之什則曰克廣德心李漢之序昌黎
文也亦曰文者載道之器君子豹變集於端質是則刺
史興學勸士之意乎君遼海人諱文德字爲之由貢十
先是爲伊陽尹治績卓異今陞是官焉是爲記

應州木塔記

國朝翰林院檢討 朱彝尊 秀水人

軒楹臺榭廣墀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之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至乎屠之宮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議其非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虛無為宗寂滅為教視支骸爪膚為不足惜而崇奉其教者顧必范金以像之築宮室以棲之非大惑與然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隆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

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爲之其高三百六十尺州居絕塞之衝土風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產一木之運百車牛乃達蓋遼之君臣恃甲兵之武貢獻納於宋金繪所入動億萬計宜當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卽位初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國者迨乎晚節崇尚異教一歲飯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髮至三千人嗚呼侈心有漸皆是塔啓之也已土人指予簷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不

重修城隍廟碑記

知州吳炳

炳 韜園

攷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祭八神水庸居七說者謂水爲隍庸爲城是未有郡縣時城隍之祭從古已然後世改設郡縣專祀於廟而八蜡之名仍存不去蓋重其禮也明初錫城隍神以封號在府曰公在州曰侯在縣曰伯於是被服袞冕設爲禍福生死報應之說愚夫愚婦刲牲饗幣禱祝彌虔然而水旱災沴求弭必應其有助牧令政教所不逮者非一端矣 國家崇重祀典春秋報享有司各以其職修舉勿怠雖荒陬僻

壤廟貌未有不屹然巍煥者應州城隍廟在治西南隅與泮宮鄰創建之始志缺畧莫可稽明迄國初屢經葺治康熙四十四年修後歷六十餘載牆垣榱桷歲久頽朽予奉特簡調任茲邦朔望瞻視慨然於心志圖整理爰捐廉俸爲倡而師儒屬吏紳士軍民間風踴躍檀施麇集陶甃以片者數萬計鍛灰以石者數千計運土以車者數百計匠氏引斤圻人操鋸計口授食輻輳趨事易其朽敗增其缺漏若大殿若寢宮若左右神祠而門廡而階砌而牌樓樂室丹堊雕繪大踰舊觀復飾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賦詩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戶部侍郎同里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恆汾州推官大興孫君如銓而饒予文於壁者知州事蓋州傅君登榮也

車輿盛冠服堂皇儀衛蔚然有耀計始事至訖六閱月
而成是歲也年穀順成民大和會是役也應時興事胥
罔怨恫金城風俗之醇 神靈赫濯之威均於是可覘
其槩矣用勒貞珉以誌歲月其督工州尉李珍煦衿耆
王敏學牛冲虞瑯左成德張侯等與有勞績例得並書

重修白塘橋碑記

知州吳炳

新園

按周官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其中溝洫畛涂川澮之制莫不備具而獨無橋梁之文說者謂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無待言而見爾雅謂隄爲梁是也後世井田之法墮而溝洫之制不修獨有水之處皆有橋梁以通行路其制不一有壘石成之者有浮舟聯之者有斬木架之者然壘石浮舟利於東南而艱於西北蓋西北之水奔迅湍激移徙靡常架木之制冰合成而冰泮撤勢固應爾春秋傳謂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也應州桑乾河

源出馬邑洪濤山合金龍池諸水由馬邑南山陰北流
經州西境涼亭村諸處迤邐至白塘村而大其地當宣
雲歸綏之衝仕宦冠蓋農工商旅以暨京府文檄往還
幾於輪蹄交錯值霖雨驟漲既濁滄泮溯轉瞬縮流又
砂礫漫衍勢不受艇難以方舟舊於秋深水涸時架木
填土爲橋春暮冰解拆撤令鄉人董其事頗利行旅戊
子秋雨水連綿西岸經暴漲沖塌二十餘丈河面漸寬
所存椿板搭蓋不敷往來阻隔將有病涉之虞爰捐廉
俸購買木植增修而遠近衿耆亦願協力鳩工富者施
其財貧者効其力無待董勸而匝旬告成請予記其事
予謂桑乾河由晉而燕歷十數州縣至盧溝橋滙衆流
而歸於海其閒橋梁建設不可勝數而第一橋起於白
塘村此邦之人能審輕重緩急不惜財而濟及賓旅使
往來者無臨淵裹足之嘆以視捐有用之金錢邀福於
浮屠老子之室者相去蓋天淵矣而予忝司應牧杠梁
旣成車徒之擊互亦得藉以告無罪云遂援筆而記始
末於碑陰

知非錄序

國朝刑部尚書魏象樞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為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即物窮理為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為先生篤行之事歛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即物

窮理正孔門真派今觀此錄自立身行己以至待人接物之閒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即藥知非即是此即先生老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真能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真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遐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鮑氏家譜序

臨朔翰林院編修 吳珂鳴 武進人

鮑氏之來自黃帝時有相臣隕邱子孫若鮑熒鮑愷顯於虞夏迨至敬仲食采於齊子孫衍於山左漢鮑宣以後多聞人迄勝國而理學經濟顯於公卿閒者尤班班不勝指顧世傳新安鮑氏為望族大江以南誇門第者咸以為甲余家亦有新安派固與敦梓好世為年誼云今雲中鼎盛則為新安所不敢望溯其先有孟輝先生者官指揮使以武功世襲應州而門閥已大生經綸公宏治甲子登賢書為靈壽令有召杜聲文武濟美傳至

士名公獨以隱德著再傳崇德公官驃騎繩祖武皆以
埜菴公貴贈極品埜菴公當明神宗時襲世爵嫺韜畧
仁勇邁倫特縮將印守開原當宁倚重迨我

太祖神武開基公隱名避跡於遼之首山

太祖徵召優禮恩賜特隆

太宗嗣位擢內院參贊密勿掌冢宰黜陟銓衡功施爛焉錄
各處勦撫軍功授世職

世祖入關召問治道備陳新政

上欲命公經畧東南遽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始生丈夫子五

人而子孫繁衍內外居津要者纍纍若若僉誦公之德
昌熾無疆也余始通籍備員史館卽因中堂甯老先生
獲交於懷德公及其金昆禹思麟遇後又過中州得觀
濟字公細柳軍容慷慨投分與君家廿年世好無閒今
迺以視學巡天雄而重光世翁適典郡守朝夕共事尤
相友善因出其家乘謂余交於其叔姪兄弟至深非余
不能譜其雲祊之畧也余爲披其系而愾慕焉蓋開國
承家原無二理上天挺生命世之人以光前而裕後必
功在社稷澤流生民世之食其德者厚而斯人之食報

於天者始奢觀禁菴公佐

命三朝者定勲庸希踪尚父並軌方叔宜其燕山五桂駕於
 竇氏而文經武緯焯爍於時卽今濟宇公以元戎總方
 畧麟遇以臺諫名柱下而重光昆仲以良二千石顯於
 南北赫赫有聲行見治最報狀勲秩咸未可量則萬石
 家風又自重光而再衍厥緒也新安素稱望族藉雲中
 而益永哉觀斯乘也繼此書爵書氏史不勝書當以余
 言爲質

循吏田公傳

明吏部
尚書 孫丕揚 富平人

余讀耀州志計明興以來知耀州可稱者先後僅五六
 公洪武時則魏公必興暨高公永登成化時則鄧公眞
 宏治時則任公奎魏係聖祖潛龍故人當天造初拔戈
 闢草萊諸所創置悉備高積穀至萬石鄧修渠建學積
 穀益多任尚精核爲吏民畏服至正德末始有應州田
 公天澤云按志天澤應州人正德十二年任會武廟幸
 榆中自撫按太監三司皆馳往榆中天澤諸供應甚簡
 太監索重賄又堅不與時有宜備聖駕供需天澤度聖

駕必不來不厚爲備百姓無科擾一時甚賴之嗟乎此
三石先生特筆也豈易得哉然揚以爲前四公者誠循
吏大都居常無事政由己出似無難者若田則碩果之
時諸闔用事乃名爲備之而實無所備有如聖駕猝至
豈惟官罷卽身且不保矣爲百姓故不有其身故揚以
爲田公難矣揚富平人也萬歷丙子以請告家居屬公
之孫甲戌進士蕙者仕爲蒲城令蒲城與富接壤揚所
居里又於蒲比鄰久之與蒲尹交善乃知公舉宏治壬
子鄉試筮仕授定興令令才數月會流賊兵起郡縣無
夙備城多陷公令民急斲定興城城峻削壁立不可上
又令民製甲時倉卒不能具鐵甲乃以己意取鞋底鱗
次綴之使善射者數千百人衣鞋底甲守城上未幾賊
大至然城已可守矣及攻城賊仰射城上人城上人以
鞋底甲故卽中不傷且益得伺便射賊又以沸湯澆賊
面賊多被創於是賊計城不可攻悉引去定興以全定
興父老咸德公欲爲公立祠公固辭不許尋陞上林苑
左監丞又二年陞爲耀州已而丁外艱服闋起補官乃
疾作蕭寺中竟不起夫聖駕之備大約非數千金不止

也此其費非有官庫中錢也無已則惟取之菜色貧民而已聞他郡縣有能名者或借以爲名而因以漁之者矣公之屹然不動卒以無他視他郡縣豈真賢不肖殊哉耀州人至今猶言公性質直廉介視民如子事不便於民者輒力白上官必得請乃已故爲州人圖利害者無如公去後州人思之舉入名宦祠歲時奉祀以報公功德先時公才望駸駸他郡縣上逆瑾聞之欲收使附已公喟然却之瑾敗抄其籍凡濡迹瑾門者皆敗公獨超然無染天下以此益賢公而公卒矣公有子曰維魯貢入太學以子蕙貴累贈至通議大夫其孫卽前蒲城尹今銀臺納言君也納言君昔爲關中賢令第一其自語嘗曰吾之於蒲城安能如我祖之於耀州萬一故觀於納言君而定知其爲賢者之後且益可以見公也孫子曰余自留都來近見納言君於京邸則問其家世故知田氏之興也蓋自其曾大父云大父公名盛爲郡庠增廣生家有傭能賃酒舍客時有平陽糧長十數人者舍其傭其牀頭有糠困焉一糧長醉枕所囊三百金卧牀上以醉睡熟金漸墮困中弗覺也旦起十數人者行

亡金者亦行計惟同行者攜之矣及輸官始知金亡亡
金者欲死十數人者慰之共貸金輸官於是亡金者得
不死乃公則先從困中見金知糧長所亡也追之度其
去已遠且封識待還未幾亡金者與同行十數人復歸
舍其傭見其處太息言亡金事公笑曰若金何亡亡在
吾困耳遂盡以囊金還之亡金者欲以半謝公公笑曰
一半孰與三百多也固却不受亡金者乃設醮於神頌
公德三日而後去已又以十銅佛來奉一時人大驚異
越三年耀州公與弟天濟同舉於鄉弟天祿起家亦巨
富而耀州公官監丞也以考績得贈太公如其官人以
爲天道與善之徵不爽乃耀州公惠愛百姓若此而官
不稱德宜其有納言君矣而納言君今且有丈夫子也
其爲耀州公後又雲仍濟濟多而且賢也語曰積水成
陂積土成山田氏之大吾知其未艾也已

明故資德大夫禮部尚書石公神道碑銘

明大
學士李賢鄧州人

嗚呼吾榜百人不三十年零落大半今又亡其一焉大
宗伯石公是也其子居敬致其狀而請焉尚忍辭耶按
狀公諱瑁字信之世居山西大同之雲內父普金當元
季避兵徙居應州遂占籍焉母王氏生子三人公其季
也天性孝友甫十歲時父嬰疾醫以艾灸其腹公卽以
艾灸己腹醫驚問其故公曰吾父苦此吾當同之衆皆
嘆異由是爲親鍾愛父嘗與諸子裁衣先裁公衣公止

之曰弟不可以先兄也父亦奇之告鄉人曰吾有三子
識見超越莫如此兒乃遣入郡庠爲弟子員公奮志進
學不少倦怠親終哀毀踰禮兄持門戶公事之如父一
錢尺帛不入私室兄嘗見公衣破厲聲問之公卽跪謝
凡事從兄未嘗違也宣德己酉中鄉科復登癸丑進士
正統改元拜禮科給事中勤慎自勵敷奏詳雅獲給勅
命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孺人己而有以才能薦者遷
授浙之金華知府是郡人民習尚爭訟公明決無留自
是民皆畏服處州寇發勦捕之兵因而掠財傷民公斬
兵士一人乃止民賴以安處人避難來金華者動以千
計公憐其饑窘曰皆朝廷赤子也遂開倉賑之俱得全
活蘭谿豪吏有徐世揚者奸狡害人莫敢誰何公得其
惡狀卽以法除之浦江豪軍有王猛烈者鄉人苦其暴
橫目之爲虎公擒繫於獄服罪而死七邑無籍之徒皆
斂跡焉數年之閒訟簡公閑景泰辛未公聞祖母喪援
例守制鎮守憲臣以軍餉爲急留之壬申遷爲福建右
布政使未幾屬公朝覲福寧州雷碾送白金爲道里費
曰此舊例也公卻之曰此何爲例自我絕之可也沙縣

多寇衆議築城公慨然董其工凡百所需區畫措置不勞而集班分役夫以均其力有以私情干者置之於法期年而成軍民便之有道士妖言者書黃紙惑人捕之不獲公卽移文各郡禁之遂弭時承兵燹之餘賦稅不完民有倚以爲奸者公察知其弊民皆懼而完之天順己卯進陞南京吏部左侍郎是歲冬十一月召至京師拜禮部尙書公益小心謹慎惟慮才不克位未嘗一日不警也嘗因疾上疏懇乞致仕上念公忠直老成不欲釋去已而前疾復作乞輟部事久之不進湯藥子欲禱

禳怒而止之曰死生命也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距生洪武三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配郭氏封孺人子男二長早歿次卽居敬爲應庠生女一人早歿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公爲人剛正挺然不可撓持身廉介作事不苟義所當爲直前爲之不少回互處己接人一毫不假可謂侃侃之君子矣訃聞上深悼之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營葬特贈資德大夫給誥命十以年月日歸窆於州東羅家里從先兆爲之銘曰士之在世卓然者稀顧惟才德有高與卑嗟彼高者事

業自彰譬之鴻鶴霄漢翱翔嗚呼石公早登甲第敷歷
 要津有隆無替相彼應土鍾秀於公曠世一出夫豈易
 逢公今心矣名則不朽堅珉有刻垂於永久

明誥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前貢士敬齋

田公暨配俞淑人墓誌銘

明吏部
侍郎

孫繼臯

無錫
人

納言田君蕙葬其父累贈通議大夫敬齋公與其母累
 贈淑人俞氏越四十餘年矣萬歷己亥納言視地於其
 州東鄉之聖水原風氣翕聚卜食其吉乃謀以十月某
 日改葬而謁余誌銘其墓余與納言同年友也不可辭
 按納言自為狀通議公諱維魯字參畊敬齋其號田在
 國朝洪武初有諱小虎者以勇力應大內軍至宣德閒
 諱伯用者自南京龍江左衛徙鴈門山後應州家焉故

今爲山西應州人伯用幾傳曰慶甫慶甫生旺旺生增
廣是爲公高祖增廣生贈上林左監丞盛盛有行義不
昧客遺金三百鄉人豔傳之至今上林生今贈通議大
夫前耀州守天澤天澤與其仲天濟同舉宏治壬子鄉
試初令定興會流賊兵變能捍衛全城旣爲耀州值武
廟幸榆中能力枝中貴人之橫索錢者州以無窘耀州
始娶王氏生三子公其季也少游學長安中說詩解人
頤乃遂以詩推擇郡博士諸生公爲諸生累試無不冠
其偶者至試於鄉十不得一久之以廩食久次貢禮部

未拜職而歸歸亡何卒矣夫士業稱明經進不得射策
中科致身日月之間而用貢起斯以不遇矣又竟不沾
一命而歿謂命非耶贈淑人俞氏者俞教授瓚女也有
賢行克相厥家先公五年卒蓋公爲人孝友與人交和
而謙遇門弟子有恩禮教諸子盤辟退謙畧似萬石君
家風而宜人性顧謹嚴少頗讀女訓諸子有過誚讓之
必令省改不改卽夏楚繼之矣門以內廩廩加肅以故
公徘徊庠序閒得長者聲而其諸子閒出過閭巷人不
問知爲田氏彼其庭訓闡範殆若相濟以有成云公生

正德戊午四月初七日卒嘉靖辛亥三月二十三日壽
五十有五淑人生正德癸亥九月二十五日卒嘉靖丙
午九月二十五日壽四十有四子男三長蘭次芹郡庠
生俱卒次卽蕙通政司通政使孫男五孫女一曾孫男
七曾孫女四狀又言蕙兒時卽能小學大學諸書實吾
母口授提抱中長而督之甚力而吾父歿也牽蕙手泣
曰成吾志以無佚而大父光是在豎子勉之矣蕙早夜
兢兢懼墜棄遺教爲吾父若母羞勉自磨淬以有今日
夫翟公弗永乃興儒宗孟母斷機爰啓大賢豈不偉哉
公與宜人雖不幸不當其身以見其子之顯而隨食其
祿然煌煌天章賁於九原公與淑人食報於幽未爲不
厚也矧寵渥光大今方始乎哉銘以俟之銘曰田氏載
德世受儒遺金不昧先民徒典州矯矯州人呼前有文
正今大夫公承厥世懷瑾瑜十獻弗收委貢途吁其命
也何賢愚生偕令淑歿與俱遺之鳳雛一儀虞迄綰縣
綬換部符游陟銀臺上大夫雲章疊霈龍文鋪九原食
報良匪紆有崇新阡震之隅有坎其中安且愉自今兩
露其方濡天道洵猶張弓乎勒銘元石永弗渝

詩

五言古

鴈門道中書所見

元前翰林
知制誥

元好問
秀容人

金城留淡旬元元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
 年夏秋旱七月黍穞吐一夕營幕來天明但平土調度
 急星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器果何所食禾有
 百騰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悲諷良何補單衣者誰
 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豈樂服遠買盤盤鴈門道
 雲澗深以阻半嶺逢驅車人牛亦何苦

渡桑乾河

明山西
副使 祝 顥

金龍池畔水演作桑乾河東馳入滄海浩蕩成洪波誰
知稽天流發源始盈科覽物觀人事防微當若何

題田氏繩武冊

禮部
侍郎 會朝節 衛陽人

田氏世德存還金毓二妙偉哉定興令流賦捍游徼城
全忤逆璫僅乃散局調耀州擅聲蹟名筆尚炳耀歲久
有遺愛丞嘗各祠廟銀臺今駿發奕葉相映照詩以勒
孝思永期後賢肖

將去應州留別鄭調周彙

國朝
林贊王 莆田人

秋風吹瑟瑟游子念故鄉駕言將旋返獨立何徬徨顧
我同門友契結芝蘭芳昭質美如玉琢磨就珪璋相期
以古道冰雪瑩肝腸所與共晨夕云逾二十霜安能捨
此去涕淚滿衣裳

自昔我家昆棄官如敝屣患難相追隨實惟諸君子高
誼薄層雲深情注遠水及我息肩初更作蒹葭倚促膝
快談文徵歌列羅綺問夜動未央絲絃日盈耳風景忽
以殊遠道從茲始

斗酒從歡會猶是少年場一言及離別滿座慘不揚非

無絲與竹徒令聽者傷人生重神交道里詎云長顧彼
雲中鴈亦自遠隨陽幸毋玉爾音慰我竚立望

拔劍行出門驅車桑水側握手臨河梁相視餘涕泣昔
為鴛與鴛今忽儔侶失延頸自悲鳴何以奮羽翼願言
各自愛無為游子惻梁月照相思萬里猶見色

將赴平定留別張荷塘明府

知州吳

炳南豐人

曹參漢循良清淨語師蓋源流沿潁川繁苛盡淘汰繁
余仕版初頗欲銘盤帶秦關豈鴈門簿領困塵壙招徠
媿膠東方畧匪上蔡廩祿猶虛糜 聖恩實霽霈君家

觀察公治績兩河最

荷塘伯父鶴山觀察公歷守河南開封兩郡

銘勒志漢

賢沖襟滌驕泰私淑願附庸陋哉如邾鄆竭來相舉似

悚慄祇增嘅

觀察守河南時顏其堂曰志吳以漢循良吳公也荷塘於應廳事匾以相况故云

執鞭余何辭朽馭凜顛沛君才浩煙海官職詩名會

白香

山詩官職詩名皆入手

揮霍百里閒五彩絢霞繪家法有餘師培

養深根蒂發軔始金城聲名寇耿外他日馳報章鴻飛
期上艾

用韻答吳韜園前輩

署知州

張五典涇陽人

材官各爭能身名要俱泰經術飾吏事羣目一措大君

仕自何年皓首猶束帶勞勞風塵中盛暑不車蓋重副
曾未修統綺厭萃蔡每飯菜一盂何計軒與膾清寂拙
謀身寧一民所賴撫字耐辛勞建議中事會沿革著成
書利病勝圖繪報政向 關廷考準廿七最代領屬後
人膏馥得沾丐匝月從之游弼中自彪外試玉必三火
淬金期百汰置車一南針迷途指矇昧留別誦新詩嶺
雲似靄靄君自此遠矣離心逐征旆

金鳳井

張五典 荷塘

積石舊巢居地脈通河水卽都一聲飛煙雲亂足趾聊

同前郡遊應薄阿城止自從作羽林波瀾誓不起

七言古

透玲碑

張五典 荷塘

謂石非石玉非玉清光炯炯奪雙日穹碑表晉王墓
龜趺螭首出山麓生前大節仗忠魂後帝廟謝巴蜀
錦囊三矢付佳兒功成告廟廟廟廟廟廟廟廟廟廟廟
彷彿麗牲碑柱旁何年飄零坐其間來爭古佛白毫光
臨安縣東石一片衣錦人來過戰颯爽天生熊虎姿
石頭都能識世音誰教伶樂歌東平送死空餘石鏡明

史邪龍歸可重由武德覆土葬山精

前題

吳炯 南豐人

初步禪堂觀石麟摩挲片碣僧稱奇廣尺有咫崇稍殺
膚理滑膩若琉璃夕陽倒影現物像諦視驚未爽毫釐
人言晉王墓上石滄桑歷劫梵宮移我意沿襲或訛舛
鴈門隧道森螭頭以臆解勒續乘後唐祖墓當無疑
辟邪最屬耀荒微崛起追崇典禮宜倏忽運頽陵谷變
樵斧培塿牧兒嬉好事目覩不忍棄塔壁嵌置留餘悲
事或有之姑妄述茫昧搜求聽俗嗤嗚呼漢唐陵闕幾

遭毀殘碣奚足關盛衰且伴浮屠作故實登眺同為弔

古詞



